



兒毛歪

著 舍 老

兒 毛 歪

舍 老

1941

行發版初月一年卅國民

行刊店書流藝海上

售經總社報書陸大海上

著名著作家短篇小說集之一

老舍

歪毛兒

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

著

者

老

舍

出版者

藝流書店
多德赫司脫路 383 41

發行者

藝流書店

總經售

大陸書報社
上海 山東路永樂里二〇四號
電話 九二七八二

總經售處

上海 山東路 大陸書報社
永樂里二〇四號 彭記

目次

上住	一
黒口李	二五
歪毛兒	四七
柳家大院	六三
且說屋裏	七七

上任

老舍

尤老二去上任。

看見辦公的地方，他放慢了步。那個地方不大，他曉得。城裏的木公所和賭局煙館，差不多他都進去過。他記得這個地方——開開門就能看見千佛山。現在他自然沒心情去想千佛山；他的責任不輕呢！他可是沒透出慌張來：走南闖北的多年了，他拿得住勁，走得更慢了。胖胖的，四十多歲，重眉毛。黃淨子臉。灰嘸嘸夾袍，肥袖口；青緞雙臉鞋，穩穩的走，沒看千佛山；倒想着：似乎應當坐車來。不必，幾個夥計都是自家人，誰還不知道誰；大可以不必講排場。況且自己的責任不輕，幹嗎招搖呢。這並不完全是怕；青緞鞋，灰嘸嘸袍，恰合身分，慢慢一走，也顯着穩。沒有穿單衣的必要。腰裏可藏着把硬的。自己笑了笑。

辦公處沒有什麼牌匾：和尤老二一樣，裏邊有硬傢伙。只是兩間小屋。門閉着呢，四位夥計在凳子上坐着，都低頭吸煙，沒有看千佛山的。靠牆的八仙桌上有幾個

茶杯，地上放着把新洋鐵壺，壺的四圍爬着好幾個香煙頭兒，有一個還冒着烟。尤老二看見他們立起來，又想起車來，到底這樣上任顯着「禿」一點。可是，老朋友們都立得很規矩。雖然大家是笑着，可是在親熱中含着敬意。他們沒因為坐車而看不起他。說起來呢，稽察長和稽察是作暗活的，活不惹耳目越好。他們自然曉得這個。他舒服了些。

尤老二在八仙桌前面立了會兒，向大家笑了笑，走進裏屋去。裏屋只有一條長棹，兩把椅子，牆上釘着個月分牌，月分牌的上面有一條臭蟲血。辦公室太空了些，尤老二想；可又想不出添置什麼。趙夥計送進一杯茶來。飄着根茶葉棍兒。尤老二和趙夥計全沒的說，尤老二擦了下牆門。啊，想起來了：得有個洗臉盆，他可是沒告訴趙夥計去買。他得細細的想一下：辦公費都在他自己手裏呢。是應當公開的用，還是自己一把死拿？自己的薪水是一百二。辦公費八十。賣命的事，把八十全拿着不算多。可是夥計們難道不是賣命？況且是老朋友？多少年不是一處吃一處喝；睡土窩子不是一同住大炕？不能獨吞趙夥計走出去，老趙當頭目的時候，可會獨吞過錢？尤老二的臉紅起來。劉夥計在外屋溜了他一瞬，趙夥計五十多了，倒當起夥計來。三年

前手裏還有過五十枝快槍！不能獨吞。可是，難道白當頭目？八十塊大家分？再說他們當頭目是在山上。尤老二雖然跟他們不斷的打聯絡，可是沒正式上過山。這就有個分別了。他們，說句下子惠的，是黑面上的；他是官。作官有作官的規矩。他們是棄暗投明。那麼，就得官事官辦。八十元辦公費應當他自己拿着。可是，洗臉盆是要買的；還得來兩條手巾。

除了洗臉盆該買。還似乎得作點別的。比如說，稽察長看看報紙，或是對夥計們訓話。應當有份報紙，看不看的。擺着也夠樣兒。訓話，他不是外行。他當過排長，作過稅卡委員；是的，他得訓話，不然，簡直不像上任的樣兒。況且，夥計們都是住過山的，有時候也當過兵；不給他們幾句漂亮的，怎能叫他們佩服。老趙出去了。老劉直咳嗽。必定得訓話，叫他們得規矩着點。尤老二咳了聲，立起來，想擦把臉；還是沒有洗臉盆與手巾。他又坐下。訓話，說什麼呢？不是約他們幫忙的時候已經說明白了嗎，對老趙老劉老王老褚不都說的是那一套麼？「多年的朋友，捧我尤老二一場。我尤老二有飯吃，大家夥兒就餓不着；自己弟兄！」這說過不止一過了，能再說麼？至於大家的工作，誰沒不明白——反正還不是着黑面上的人拿黑面上的人。這只

能心照，不便實對實的點破。自己的飯碗要緊，腦袋也要緊。要真打算立功的話，拿幾個黑道上的朋友開刀，說不定老劉們就會把盒子炮往裏放。睜一眼閉一眼是必要的，不能趕盡殺絕：大家日後還得見面。這些話能明說嗎？怎麼訓話呢？看老劉那對眼睛，似乎死了也閉不上。幫忙是義氣，真把山上的規矩一筆鉤個淨，作不到。不錯，司令派尤老二是爲拏反動分子。可是反動分子都是朋友呢。誰還不知道誰吃幾碗乾飯？難！

尤老二把灰嘿襪袍脫了，出來向大家笑了笑。

「稽察長！……老劉的眼裏有一萬個『看不起尤老二，』分派分派吧。」

尤老二點點頭。他得給他們一手看。「等我開個單子，咱們的事兒得報告給李司令。昨兒個，前兩天，不是我向諸位弟兄研究過？咱們是幫助李司令拏反動派。我不是說過：李司令把我叫了去，說，老二，我地面上生啊，老二你得來幫幫忙。我不好意思推辭。跟李司令也是多年的朋友，我這麼一想有辦法。怎麼說呢，我想起你們來我在地面熟哇。你們可知底呢。咱們一合把，還有什麼不行的麼。司令，我就說了，交給我了，司令既肯賞飯吃，尤老二還能給臉不兜着？弟兄們，有李司令就有尤

老二：「有尤老二就有你們。這我早已研究過了。我開個單子，誰管哪裏，誰管哪裏，合計好了，往上一報，然後再動手，這像官事，是不是？」尤老二笑着問大家。

老劉們都沒言語。老褚擠了擠眼。可是誰也沒感到僵得慌。尤老二不便再說什麼，他得去開單子。拿筆刷刷的一寫，他想，就得犯老劉們唬背過氣去。那年老褚綁王三公子的票，不是求尤老二寫的通知書麼？是的，他得刷刷的寫一起。可是筆墨硯呢？這幾個夥計簡直沒辦法！「老趙！」尤老二意叫老趙買筆去。可是沒說出來。爲什麼買東西單叫老趙呢？一來到錢上，叫誰去買東西都得有個分寸。這不是山上，可以馬馬虎虎。這是官事。誰該買東西去，誰該送信去，都應當分配好了。可是這就不容易，買東西有扣頭。送信是白跑腿；誰活該白跑腿呢？「啊，沒怎麼，老趙」先等等買筆吧。想想再說。尤老二心裏有點不自在。沒想到作稽察長這麼囉嗦。差事不算很甜；也說不上苦來，假若八十元辦公費都歸自己的話。可是不能都歸自己。夥計們都住過山；手兒一緊，還真許嚙個黑蛋，是玩的嗎？這玩藝兒不好辦，作着官而帶着土匪，算哪道官呢？不帶土匪又真不行，專憑尤老二自己去拿反動分子？拿個屁！尤老二摸了摸腰裏的傢伙：「哥兒們，硬的都帶着哪？」

大家一齊點了點頭。

「媽的怎麼都啞吧了？」尤老二心裏說。是什麼意思呢？是不佩服咱尤老二呢，還是怕呢？點點頭，不像自己朋友，不像：有話說呀。看老劉！一臉的官司。尤老二又笑了笑。有點不夠官派，大概跟這羣傢伙還不能講官派。駕他們一頓也許就罵歡喜了？不敢罵，他不是地道土匪。他知道他是腳蹤兩支船。他恨自己不是地道土匪，同時又覺得他到底高明，不高明能作官麼？點上根烟，想主意，得餵餵這羣傢伙。辦公費可以不撒手；得花點飯錢。

「走哇，弟兄們，五福館？」尤老二去穿灰呢襖袂袍。

老趙的傻瓜臉裂了紋，好似是熟透了。老劉五十多年製成的石頭腮梆笑出兩道縫。老王老褚也都復活了，彷彿是。大家的嗓子裏全有了津液。找不着話說也咭咭嘴唇。

到了五福館，大家確是自己朋友了，不客氣；有的要水晶肘，有的要全家福，老劉甚至於想吃鍋榻鷄，而且要雙上。吃到半飽，大家覺得該研究了。老劉當然先發言，他的歲數頂大。石頭腮梆上紅起兩塊，他喝了口酒，夾了塊肘子，吸了口烟。

「稽察長！」他掃了大家一眼：「烟土，暗門子，咱們都能手到擒來。那反——反什麼？可得小心！咱們是幹什麼的？傷了義氣，可合不着，不是一共纔這麼一小堆洋錢嗎？」

尤老二被酒勁催開了胆量；不是這麼說，劉大哥李司令派咱們哥幾個，就爲拿反動派。反動派太多了，不趕緊下手，李司令就不穩，他吹了，還有咱們！」

「比如咱們下了手，」老趙的酒氣隨着烟噴出老遠，「斃上幾個，咱們有槍，難道人家就沒有？還有一說呢，咱們能老吃這盤飯嗎？這不是怕。」

「誰怕誰是了頭養的！」老褚馬上研究出來。

「了頭泥養的！」老趙接了過來：「不是怕，也不是不幫李司令的忙。義氣，這是義氣！好尤二哥的話，你雖然幫過我們，公面私面你也比我們見的廣，可是你沒上過山。」

「我不懂？」尤老二眼看空中，冷笑了聲。

「誰說你不懂來着？」葫蘆嘴的王小四頓出一句來。

「是這麼着，哥兒們，」尤老二想惹他們一下：「捧我尤老二呢，交情；不捧

呢，」又向空中一笑，「也沒什麼。」

「稽察長，」又是老劉，這小子的眼睛老瞪着；「真幹也行呀，可有一樣，我們是夥計，你是頭目；毒兒可全歸到你身上去。自己朋友，歹話先說明白了。叫我們去掏人，那容易，沒什麼。」

尤老二胃中的海參全冰涼了。他就怕的是這個。夥計辦下來的，他去報功；反動派要是請吃黑棗可也先請他。

但是他不能先害怕，事得走着瞧。吃黑棗不大舒服。可是報功得實却有勁呢。尤老二混過這麼些年了，哪宗事不是先下手的為強！要幹就得玩真的！四十多了，不為自己，還不為兒子留下點兒嗎？都像老劉們還行，顧腦袋不顧屁股，幹一輩子黑活，連墳地都沒有。尤老二是虛子，會研究，不能只聽老劉的。他決定幹。他得捧李司令。弄下幾案交，說不定還調到司令部去呢。出來也坐坐汽車什麼的；尤老二不能老開着正步上任！

湯使人的胃與氣一齊寬暢。三仙湯上來，大家緩和了許多。尤老二雖然還很堅決。可是話軟和了些：「夥計們。還得捧我尤老二呀，找沒什麼蹺兒的弄吧——活該

他倒寧，咱們多少露一手。你說，腰裏帶着硬的，淨弄些個暗門子，算哪道呢？好啦！咱們就這麼辦，先找小的，不刺手的辦，以後再說。辦下來，咱們還是這兒，水晶肘還不壞。是不是？」

「秋天了，以後該吃紅爛肘子了。」王小四不大說話，一說可就說到根上。

「尤老二決定留王小四陪着他辦公，其餘的人全出去踩訪。不必開單子了，等他們踩訪回來再作報告。是的，他得去買筆墨硯，和洗臉盆。他自去買省得有偏有向。應當來個書記，可是忘了和李司令說。暫時先自己寫吧，等辦下案來再要求添書記；不要太心急，尤老二有根。二爹的兒子，聽說，會寫字，提拔他一下吧。將來添書記必用二爹的兒子。好啦，頭一天上任，總算不含忽。」

只顧在路上和王小四瞎扯，筆墨硯到底還是沒有買。辦公室簡直不像辦公室。可是也好：刷刷的寫一起，只是心裏這麼想；字這種玩藝刷刷的來的時候，說真的，並不多；要寫那個那個偏偏不在家。沒筆墨硯也好。辦什麼呢，可是？應當來份報紙，哪怕是看看廣告的圖呢。不能老和王小四瞎扯，雖然是老朋友，到底現在是官長與夥計，總得有個分寸。門口已經站過了，茶已喝足！月份牌已翻過了兩遍。再沒有事可

幹盤算盤算家事，還有希望。薪水一百二，辦公費八十——即使不能全數落下——每月一百五可靠。慢慢的得買所小房。媽的商二狗，跟張宗昌走了一趟。乾落十萬！沒那個事了。沒了。反動派還不就是他們麼？哪能都像商二狗，資資本本的看？誰不是錢到手就迷了頭？就拿自己說吧，在稅卡子上不是也弄了兩三萬嗎？都哪兒去了？難怪反動呀，吃喝玩樂的慣了，再天天啃窩窩頭？受不了，誰也受不了！是的，他們——憑良心說，連尤老二自己——都盼着張督辦回來，當然的。媽的，丁三立一個人就存着兩箱軍用票呢！張要是回來，打開箱子，老丁馬上是財主！拿反動派，說不下去，都是老朋友。可是月薪一百二，辦公費八十，沒法兒。得拿媽的腦袋吊了碗大的疤，誰能顧得了許多！各自奔前程，誰叫張大帥一時回不來呢。拿，幾幾個！尤老二沒上過山。多少跟他們不是一夥。

四點多了，老劉們都沒回來。這三個傢伙是真窩蹊子去了，還是玩去了？得定個辦公時間，四點半都得回來報告。假如他們乾鏟兒不回來，像什麼公事？沒他們是不行，有他們是個累贅，真他媽的，到五點可不能再等；八點上班，五點關門；夥計們可以隨時出去，半夜裏拿人是常有的事；長官不能老伺候着。得告訴他們，不大好

開口。有什麼不開口，尤老二你不是頭目麼？馬上告訴王小四。王小四哼了一聲。什麼意思呢？

「五點了，」尤老二看了千佛山一眼，太陽光兒在山頭上放着金絲，金光下的秋草還有點綠色。「老王你照應着，明兒八點見。」

王小四的葫蘆嘴閉了個嚴。

第二天早晨，尤老二故意的晚去了半點鐘！拿着點勁兒。萬一他到了，而夥計們沒來，豈不是又得爲難？

夥計們却都到了，還是都低着頭坐在板凳上吸煙呢。尤老二想揪過一個來揍一頓，一羣死鬼！他進了門，他們照舊又都立起來，立起來的很慢，彷彿都害着腳氣。尤老二反倒笑了；破口罵纔合適，可是究竟不好意思。他得寬宏大量，誰叫輪到自己當頭目人呢。他得拿出虛子勁兒，啼啼哈哈，滿不在乎。

「嗨，老劉有活兒麼？」多麼自然，和氣，夠味兒；尤老二心中誇讚着自己的話。

「活兒有，」老劉瞪着眼，還是一臉的官司；「沒辦。」

「怎麼不辦呢？」尤老二笑着。

「不用辦，待會了他們自己來。」

「嘔！」尤老二打算再笑，沒笑出來。「你們呢？」他們老趙和老褚兩人一齊搖了搖頭。

「今天還出去嗎？」老劉問。

「啊，等等，」尤老二進了裏屋，「我想想看。」回頭看了一眼，他們又都坐下了，眼看着烟頭，一聲不發，一羣死鬼。

坐下，尤老二心裏打開了鼓——他們自己來？不能細問老劉硬輪給他們，不能叫夥計小看了。什麼意思呢，他們自己來？不能和老劉研究，等着就是了。還打發老劉們出去不呢？這得馬上決定；「嗨，老褚你走你的，睜着點眼，聽見沒有？」他等着大家笑，大家一笑便是欣賞他的胆量與幽默；大家沒笑。「老劉你等等再走。他們不是找我來嗎？咱倆得陪陪他們。都是老朋友。」他沒往下分派，老王老趙還是走走好，人多好湊胆子。可是他們要出去呢，也不使攔阻；幹這行兒還能不要玄虛麼。等他們問上來再講。老王老趙都沒出聲，還算好。「他們來幾個？」話到嘴邊上又咽了

回去。反正尤老二這兒有三個夥計呢，全有硬傢伙。他們要是來一羣呢，那只好閉眼，走到哪兒說哪兒，禽！

還沒報紙！哪像辦公的樣？況且長官得等着反動派，太難了。給司令部個電話，派一隊來，來一個捉一個，全斃！不行，別太急了，看看再講。九點半了，「噫，老劉什麼時候來呀！」

「也快，稽察長！」老劉這小子有點故意的看哈哈笑。

「報！叫賣的報！」尤老二非看報不可了。

買了份大早報，尤老二找本地新聞，出聲兒念。非噹噹的念，念不上句來。他媽的女招待的姓別扭，不認識。別扭！噹噹，軟一下，女招待的姓！

「稽察長！他們來了。」老劉特別的規矩。

尤老二不慌，放下姓別扭的女招待，輕輕的。「進來！」摸了摸腰中的傢伙。

進來了一串。爲首的是大個兒楊；緊跟着花眉毛，也是大個兒；猴四被倆大個兒夾在中間，特別顯着小；馬六，曹大嘴。白張飛，都跟進來。

「尤老二！」大家一齊叫了聲。